



略  
左氏傳之部  
閱四  
僖五

仁 12  
2519  
6-2



門口仁  
號 2519  
卷 6-2

左傳雕題略卷之四 據杜氏集解

閔公

元年仲孫來來省難不可謂非齊侯命但非聘使耳故不稱使也若以事出疆因來省難是註家鑿義不可從仲孫疑湫之氏

傳本必先顛必疑心之譌

辛廖占之辛廖之位豈必大夫凡諸人未辨其位次者注概言某國大夫猶言某國臣也是杜之一癖宜恕以通例勿泥他並倣此必復其始公侯之子孫將復為公侯是以魏後建



國而言非特謂子孫衆多作左傳在三家分晉之後故云此非立明之一證陳完之占當併考

○

二年吉禘于莊公大吉禘必於大廟此為莊公禘

故曰于莊公也三年喪畢致新主而禘禮之正

也今禘速也則是致主亦速也雖非之正亦其

宄也註別立廟無證不可從

○

夫人姜氏孫于邾哀姜非外淫註不可曉王荆

石曰身負大惡畏齊桓故不敢歸齊也

○

鄭棄其師合註鄭伯惡其卿而不能退之以禮兼

棄其人失君之道故書棄其師以譏之注克狀

告鑿甚

○

間于兩社註季氏居第在兩社之間若公宮右

社稷在宗廟不得兩社夾之

○

季氏亾則魯不昌當季友未生亾人何由知其字

○

季也又何由知其後世子孫以季為氏也亦可以

見後人之傳會亦察聽之奇案矣

○

遂滅衛注穿鑿可厭其不書滅者經註已斷之此

何別求

○

君失其官官猶職也帥師是君之職而使太子為

之是謂君失其官也承前文君與國政句而言此

不帶國政略也。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臨民軍旅並以今年伐。阜落氏而言御衆為臨民戰陳為軍旅其實一事。矣若曲沃下軍是在前年非太子所懼而問焉里。克弗可以此為對。服其身又用其束。佩之度。閱其事。服者親近。之義下文遂其躬與此相應。束中心也與前文。同。劉奉世曰度謂佩之合法度。閱壅遏之義。外寵二政。陸負山曰古人援證前聞皆取其大致。不必事二符同。祗以內寵廢子二事。二五之寵。

未足為二政又以曲沃為大都充亂本之數是非。所以語申生注並謬。危身以速罪。戰危事也勝不可必即敗則身或死。不死亦有罪是惟陳敗軍之害未言及有功之害。亂本既成故戰勝亦不得立苟敗死亾立至是。以其言如此非怯懦。大布之衣。陸負山曰大布大帛言其朴儉耳。

犬亦不... 劉山曰大亦... 以其言... 論本... 不致亦... 武長以... 前以... 宋...



左傳雕題略卷之五 據杜氏集解

八年僖公

元年獲莒挈 按傳例凡稱弟者皆母弟然則挈

是異母弟故不稱弟也傳云非卿也嘉獲之也是

外釋特書之意耳言挈雖親非卿是不宜書者但嘉

其功故特書之也非謂以非卿故不稱弟也註既

謬正義黨於杜遂云明諸言弟者皆卿也其謬益

甚

虛丘之戍 虛丘蓋在境上故以師守之耳與送

京姜自是兩事不可牽合

莒人來求賂蓋魯許賂而弗與也故來求之曲在

魯

二年屈產之乘乘猶言馬也非語其數但其數則

四矣昭二十九年衛侯來獻其乘馬謂其所乘之

馬也又有乘馬服劍之語可併按不詳

伐鄭三門服虔曰鄭晉邑也冀伐晉虞助晉人伐

冀師故言冀之既病則亦雖君故將假道故稱前

恩以誘之

楚人伐鄭傳文侵伐每通用勿過求他並做此

三年如齊涖盟穀梁傳蒞者位也註盟誓之言

素定今但往其位而盟是解未粹蒞與蒞殺

之蒞同奉君命往鑒視其盟也凡稱蒞盟皆非歃

者而不歃血者

來尋盟是亦來涖盟也非徒求焉凡蒞盟彼此

各遣使不然不成盟以蒞者非盟者也

四年風馬牛不相及謂地之遼遠也非微事之謂

賜我先君履林註征討諸侯所得踐履之境界東

界則至于海西界則至于黃河今淮南有故穆陵

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楚既以涉地何故

為問則齊不應歷言受封境界以自狹當以征討

所至為正

無以縮酒之郊特性縮酌用茅明酌也鄭玄曰沚之

以茅縮去滓也注以灌解縮謬

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膠舟之變何不之知縱令

諱而不赴亦一時之事耳至齊桓之時豈全然不

知其故哉顧炎武曰齊侯以為楚罪而問之

方城以為城方城漢池誇天險也註失語氣

資糧屏屨劉熙釋名齊人謂韋屨曰屨

葬之以侯禮也死王事加二等侯字句禮也斷

辭許穆卒于師是亦死王事也非朝會之比死

王事不必臨難隕命案孟子天子一位公一位

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許穆男爵而

一侯葬是加二等也注上中下等蓋杜撰不可從

有以袞歛是以類推說也非許穆之事亦由死者

宗而等之何必二等

吾又不樂是申生不樂也文意分明註迂曲大甚

不知何謂

**經**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是為朝子而來非歸寧

常夏經直書不須別解又註不成朝禮恐謬苟不

成朝禮經不得題朝字

傳公既視朔不視朔與告朔稍別既告朔而後聽朔  
 政聽政即視朔不視朔與告朔稍別既告朔而後聽朔  
 分至啟閉啟謂啟蟄閉謂閉蟄  
 夏必讐顧炎武曰讐應也如詩言無言不讐之讐  
 吾漢書律歷志註相應為讐文意公則詩言大  
 宗子惟城何城知之宗子為國之藩屏猶城也  
 宗固宗子即是豎城無復城知之  
 一國三公謂申生重耳夷吾為三公也士蔦蓋不  
 知驪姬之謀但視蒲屈之疆意後將作亂與申生  
 爭國也又自迷於所從而歎國事耳非謂城築之

事為異母則矣也

如牟娶焉公知牟非聘也故傳以娶焉實之杜氏何  
 王以知其因聘也可謂杜撰矣所謂卿非君命不越  
 竟者無外交之謂也如婚姻當別論不必拘此語  
 輔車相依正韻曰輔兩旁夾車木也車所以載  
 物輔所以夾持車上之載夫頰頤為輔者以夾持  
 口食似輔故借而名焉耳身車亦然傳遜曰頰  
 大輔牙車借名之耳非真名也宮之奇意在取踰不  
 應復以物之借名為言且與唇齒亦重詩曰其車  
 既載乃棄爾輔又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則車輔



迂怪甚

九月十月之交交際也謂九月之末十月之首是略推于友以丙子當在九月十月之際而言未遑察合朔大小盡也非的知丙子為十月朔而故為是悠悠之語註晦朔交會謂未以晦朔交會六年所以不時城也顧炎武曰實新密而經云新城故傳釋之以為鄭懼齊而新築城因謂之新城也新城蓋當時之稱猶曲沃謂之新城也經從所稱而書無意義傳遜曰齊桓於此本責鄭之從楚何暇責其以不時與役

面縛銜璧縛手於前謂之面縛二手於後謂之背接或謂之反接反接見于陳平傳面縛只裝囚容而已非真繫故自縛者皆面縛銜璧以示含也喪禮內璧于死者口中謂之含是與輿櫬同義非以為贄七年官受方物官猶職也謂隨其位次職享受方物品數非指有司按哀七年茅夷鴻曰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十三年子服景伯曰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由是觀之此方物是貢霸主也非天子

鄭有辭 謂理直不屈

作而不記 亦以列國而言不特齊史 縱惡其姦

命列國不記之亦是可羞之行非盛德之夏

八年禘于大廟 是吉禘也元當喪闋即禘哀姜

有罪魯人疑之故緩至此耳經書用致夫人可知

此禘為致夫人而設也則非吉禘而何 三年大

祭是無簪之說禮緯爾雅注有五年一禘之說杜

乃別創三年一禘之說謬之又謬者 禘除吉禘

之外是四時祭之一非大祭說別具

傳 敗狄于采桑 復期月 或曰敗狄在是歲期年

一周年期月一周月言驗速於言也

不殯于廟 廟謂殯宮本是人居 哀姜書薨矣然

薨于夷齊人以歸是文之大變難以為殯廟赴附

之證且哀姜罪人也其禮有闕必矣註不可從

九年凡在喪 喪字暗指未踰年者古無既葬除喪

之說又非謂三年之喪二十五年會衛子當併考

賜齊侯胙 是所以禮霸者不必比二王後

以伯舅耆老 耆老謂人老不必限年數

天威咫尺 天威謂天子之威靈使命在顏前也

隕越于下 王荊石曰下即對堂上而言 我僭越

拜於堂上則神魂不安必隕墜於堂下矣。隕越  
 天有僭忘取神罰之意不止神魂不安  
 其在亂乎。宰孔言齊桓必不西矣若其西來必須  
 西方有亂也晉能治國勿使亂作斯可也何必勤  
 於遠行焉是與下文齊伐晉及高梁相應  
 藐諸孤。陸負山曰藐弱小也。諸語辭與忽諸之  
 諸同藐諸猶言眇然也孤指奚齊  
 辱在大夫。即謂傅奚齊也言既屬奚齊于子我死  
 不子能奉為君否  
 耦俱無猜負也。負訓正固乃純一不變之謂也不

可偏訓正

能欲復言。顧炎武曰言欲踐其言自不得愛其身  
 殺其君之子未葬也。縱令既葬矣未踰年也仍是  
 未成君矣不得稱弒君凡未成君因未踰年也不  
 因葬經弒卓在次年必是事實矣傳謬為是歲之  
 事故均未踰年者而或殺或弒不得其解於是遂  
 有未葬之說也是左氏不可信據者且獻公以九  
 月卒則十一月以前恐未可葬  
 斯言之玷。合註苟息不顧事之非正而惟以不食  
 言是以君子惜其前言之失不可復治也。

令不及魯此二句是解釋之語非發例  
凶人無黨此二句泛論凶人者不當有黨者也  
破誰恃之問

其言多忌克言者指無黨之語然其實非夷吾之言

**經**十年弑其君卓既踰年故稱君以弑是決今春之事矣傳以為前年之事蓋謬說已見前

**傳**實為不從謂不服從於秦  
十一年賜晉侯命受玉情賜命錫爵也玉乃使者之瑞圭矣諸侯繼位自有瑞圭天子豈每賜之

哉他倣此文文外自詳

十二年王曰舅氏應乃懿德謂督不妄舅者稱異姓之通言注迂回應膺同督謂輔佐王室也不妄猶不廢也

世祀也文哉是後人覩管氏世祀弗絕而歸美於管仲也言其禮讓獲神祐云爾非管仲生存之時有是論也

管于奚哀十六年有管脩蓋管氏綿不絕於齊也其世祀明矣又聲伯之母嫁于管于奚則于奚非賤人必矣杜乃以管氏子孫無正卿為絕祀又

以是論為無驗不亦謬乎世本日莊仲山生敬  
 仲夷吾夷吾生武子鳴生桓子啟方啟方生成  
 子孺生莊子盧生悼子其夷其夷生襄子武  
 生景子耐步耐步生微生微生微生微生微生微  
 愷悌君子言愷悌樂易也是意解耳樂易二字不可  
 分屬若必下字註宜言悌弟也友順之意  
 十四年季姬及鄆子遇于防 胡傳季姬書字而  
 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矣內女而外與諸侯  
 遇譏魯也鄆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鄆也蓋魯  
 侯鍾愛其女使自擇配 案胡氏本于公穀二傳

其說似可從

**傳**季姬來寧王據左傳後年書歸是還歸之歸非謂  
 嫁為歸之歸註夏嫁之文無所當  
 射傳遜曰杜謂射惠公舅疏以晉語惠公稱  
 射為舅故杜本之考晉語韋昭注云諸侯謂異姓  
 大夫為舅則通稱耳前言小戎子生夷吾射既  
 非戎人非惠公舅可知  
 十五年公如齊 僖公十年如齊至是復如齊是  
 為五年一朝則可註不可曉  
 獲晉侯 凡諸侯書執者或於會或於國如衛侯虞

公是也如晉侯是野外陳上擒獲之者其書獲亦其宜也不必言從臣例

不書朔與日不書朔者食在朔之前後日也說見于隱三年不書日者是後世傳寫之失耳若當時史官欲失之而不能焉傳以為官失之忘已卜徒父筮之卜人固兼筮何不通易之有且侯車敗千乘三去安知其非連山歸藏也註不能通三易蓋安已劉炫曰成十六年筮卦遇復云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則筮法亦用雜占不必皆取周易

侯車敗車敗是軍敗之象猶雄狐為晉君也不可

泥車字

夫狐蠱必其君也傳遜曰狐蠱雄狐之誤

三敗及韓晉前軍三次敗績而秦師深入也註泥

占辭為晉侯車壞非也且卜右在及韓之後則三

土敗之戰晉侯未嘗臨陳也

晉之妖夢是踐狐突見大子亦夢之類故此泛稱

妖夢耳本非實際無可結問注不寐而與神言故

謂之妖夢拘甚且文意不通踐如字履行也

登臺而履薪登臺自固也以絕人救應焉履薪坐

于薪上也以示將焚死註謬甚

使以免服衰經逆且使人齋喪服以迎秦伯也意謂

我死秦伯當服是服耳以要之也以字可見其意

下文喪歸句與此相應

上天降災舍諸靈臺釋文自曰上天降災四十

七字檢古本皆無尋杜註亦不得有是後人加

三也周之故臺蓋既廢而靈臺為地名也縱令臺

大存亦舍之臺傍之地耳舍靈臺謂舍之外不以

入也非抗絕且既曰舍必非真之臺上

我食吾言重怒難任食如字言而廢之是復吞

食其言也重去聲上下皆同任負擔之也

衆皆哭聞卜貳之語皆悲哀不待問哀何事且上

有雖歸句則非哀不還明矣

作爰田州兵爰田州兵其制置之方傳無明文

殊不可揣量文義亦不可解注皆屬臆度不可從

士刲羊震之離士刲至無桐也為蘇辭某韻可

檢蓋小象之類云正義以為蘇衍卦意而為辭非

也震之離以下乃史蘇之言

車說其輓輓輓本所交于軸處即當鬼說輓即脫

輓也

姪其從姑 劉用熙曰震變為離是姪從姑之象此  
但取男女為姑姪非取長次義也 註於火為姑  
不可曉

明年其死 明年子圉歸之明年也承上文意自分  
明若惠公死上下文無所于蓋懷公歸比死於高  
梁間一歲杜蓋以不應故揅入惠公死耳率合大  
甚夫占辭亦謂大槩耳間一歲亦不妨於為明年  
及可數乎 勿從何益 詩曰下民之孽 及謂惠  
公及乎禍與上文不及此相應言先君之敗德可  
以及乎禍者不可舉數也則史蘓之占縱令從之

亦無所益也無從可也獻公敗德多後嗣必當受  
禍也 引詩亦尤獻公也

展氏有隱慝 在氏深信妖祥奉之如律令杜氏則  
不甚信之輒回護作說故其解多齟齬皆不足辨  
他並倣此

此一役也 一役句緊接下文一役猶言一舉也指  
貳執服舍言秦定霸業在此一舉也 服虔曰一  
役者統韓戰之役也本上貳而執之服而舍之而

言 箕子 傳曰箕子者紂之親戚也此注庶兄無據不

可從

十六年隕石于宋五 註用公羊傳論聞見前後

拘甚在地之驗亦泥

隕星也 隕星非星亦非石是流星雷火之屬地

中陽氣挾沙土而上騰其迸墜光耀如星故謂之

隕星也隕地光息頑然如石是砂土之燼塊故謂

之隕石也

六鷁退飛 退飛却飛也鷁能抗風者故遇迅風雖

却飛而不披靡所以用為舟飾是其性然也本非

災異唯人不識之視以為異也

非吉凶所生 言非人事吉凶所由生也 註人謬

役人病 病謂困弊也非疾病

十七年女為人妾 妾女使之通稱是對僕之妾非

對妻之妾 註不聘舛

十九年盟于曹南 曹南曹之南非曹地也則曹

伯非地主又書曹人是曹伯不親會也乃不服之

故所以受討也如不致餼是注家臆度不足据

邾人執鄆子用之 註以罪及民告似臆度不可從

夫傳例豈可死守哉上文執滕子亦然 劉炫曰

昭十一年執蔡世子友用之不言岡山此何須云

于社一半時祭社于文以女不  
存三區國曰薄德上傳遜曰三區國謂衛邢與  
杞淮夷病杞已甚不遷將遂區魯雖有慶父之變  
未至於區不得在其數屬諸侯大業也存區國  
雖為德未足以屬諸侯也謂德小而功大也非謂  
其德可薄

諸侯無伯安伯即霸也

刑于寡妻詩傳曰寡妻猶言寡小君也

二十年啟塞從時如月令仲春脩闔扇孟冬脩鍵  
非閉之類上文不時之時亦是非謂定中其功之時

造門是屬啟宜用寅月以後發生之時今用丑  
月以前閉藏之時是為不時耳經唯書春而不具  
月然亦可以意迎之

二十一年夏大旱經傳說旱皆在夏杜何以知  
其及秋也可謂安矣雩不獲兩句亦蛇足  
楚人使宐申來不稱楚于外之也註不稱君命是  
何義他並做此

公會諸侯上文楚人獻捷是時蓋戒會期也他未  
見無會期之證亦杜撰云

巫尫尫本疾子故以為巫使之得食也則巫尫

是一物戴記分為二物其說與此不相通

務穡勸分 林注以稼穡為務

服事諸夏 陸負山曰猶言服事殷耳不必更言王

事

變夷滑夏 紓禍也 邾之為夷昭 = 不須極言

釋文杜註所引是叔孫婁語豹宜為婁 紓緩也

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 弗可赦也已 陸負山曰

大司馬即司馬子魚史記世家以為子魚之言晉

語雖有司馬公孫固考世家猶在戰泓之後固諫

猶固請也弗可赦也已言違天舉事必將獲罪勿

可赦宥也

三軍以利用也 金鼓以聲氣也 利是利害之利

謂見利而進也 劉用熙曰聲宣也宜唱士卒之

勇氣

示之俘馘 馘斬首也截耳曰馘

戎事不邇女器 戎夏總言之不止俘馘

加邊豆六品 謂定禮之外所增加之邊豆有六品

二十三年杞子卒 杞侯即緇為伯又緇為子蓋

以國小自貶而順適於大國之意也當時必有事

實也必非孔子貶辭傳恐難從他並倣此

期二而不至 上期字句斷立之期也期而不至謂  
及期而不至也史記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  
期三盡不到者盡滅其家是也 傳遜曰懷公恃  
驕秦晉密邇豈遠其期至期年乎蓋懷公以意限  
之期至所期而不至乃殺之突意在必不召蓋已  
及其所限之期矣

策名委質 管子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  
虎之皮晉語委質於翟之鼓章昭註質贅也

辟不敏也 敏如字與謝不敏之不敏同 赴辭有  
失而不之正謹之也若一而正之恐晉御有失

也是為辟不敏

保君父之命 有人而拔 保猶有也拔猶抗也

從者狐偃 傳遜曰狐毛賈佗功不在顛頡魏犢  
下也想五人從公子在一時而毛佗或稍後遂因  
而逸之耳杜乃忘以此斷何謬乎 下文有三士  
足以上人杜據國語以為狐偃趙衰賈佗則此注  
之謬可知矣

姜氏殺之 恐其未去而言泄故

欲觀其裸 浴薄而觀之 釋文一通裸字絕句  
釋文薄簾也 晉語謀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

若以相夫子 陸負山曰當在夫子為句  
蓋蚤自貳 貳謂私事重耳如懷貳心之貳但非姦  
慝耳

若不獲命 謂楚不肯放過也亦辭命之婉語耳勿  
泥說後倣此

賦河水 詩逸不得其辭而強解其義人謂杜不妄  
吾弗信也

二十四年其知之矣 猶言知道理也不偏屬君道  
余何有焉 謂無所顧忌也

實紀綱之僕 實猶信也實之 辭言其所遺皆秦

伯紀綱幹人也綱網綱也綱目也以喻治理幹辦  
之義

請其二子 請進止之命也

上下相蒙 蒙蔽也

公子士洩堵俞彌 二十年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

滑註洩堵寇鄭大夫蓋即俞彌矣此註云堵俞彌

鄭大夫似以洩字連士字為公子名是偶然之誤

弔二叔之不咸 不咸猶不類也

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 古來以常棣詩為周公  
所作周語亦云周文公之詩但左氏明言召穆公

作詩曰常棣之華云 = 是以為穆公所作也彰 = 矣註泥舊說牽強為解言召公作此樂歌又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歌之豈可謂作詩乎哉夫內外傳異同亦多不特此而已各隨文而解焉可也不必相援据 陸負山曰所傳異耳 鄂不韡 = 莫如兄弟 鄂萼同不拊同承華者萼拊萼足也韡 = 猶依依也餘詳于詩說 是詩以華之韡 = 與兄弟和頌也以言人之相與豈有如兄弟者乎注失語氣 棄嬖寵而用三良 子華國儲不可入嬖寵之數且

雖有罪而殺世子非美事此非所宜舉嬖寵兩字又不可分屬 棄嬖寵恐當時別有所斥也不必申侯申侯以讒死難以譽鄭伯 正義如杜此說則謂鄭伯尊賢與傳文尊賢乖異蓋云用三良是鄭伯之賢王當尊之 猶曰莫如兄弟 猶懼有外侮 據傳文此並推本周公所以封建之意而言也而召穆公述是意以作詩也故下文結之曰召穆公亦云也非周公實有是言而召公再述之 王御士將禦之 王御士謂宿衛之士襄三十年單公

王子愆期為靈王御士可見其非賤役。正義周禮無御士之官。

好聚鷓冠。好獲罪於君父而弗懼思又好奇服以自飾無忌憚之甚鄭伯之惡以此也。傳論未中窾不稱其服。引詩斷章唯取其服不稱於禮之義也。非謂德不稱於服夫聚鷓冠豈有可稱之德乎哉。省視官具。傳遜曰言省視則備辨之意在其中以官司對器具而以省視貫之也。杜以具為活字用非也。

經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朱子曰諸侯滅國未嘗

書名衛侯燬滅邢說者以為滅同姓之故今經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亦未可知。

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衛成公立未踰年稱子固其所矣不可生別義。正義八年盟于洮杜云曹地三十一年魯始得曹田此時不得為魯地註誤耳。

傳禮至為銘。左氏只記事耳無惡之。意今之王古之帝也。言今所謂王即古所謂帝也。然則周王當帝兆耳注失語氣。

辭秦師而下 上下以地勢高卑而言不必沿流遡  
 水而後言上下 禮命之宥 莊十八年饗醴註衍饗禮先置醴酒  
 王章也 章仍是文章之章非章顯之章 傳遜曰  
 章典也云王制耳 戊商密 傳明言戊商密而不言屯析屯析者杜撰  
 過析 隈入 昏而傳 析近商密 二所特以為  
 聲援者故偽取析者以懼商密人也 隈曲也是  
 地勢適有便利猶間道也不必為隱蔽 隈入析  
 而係人非析人而誰註謬 昏而傳者以其所係

賤隸而非戰士不欲令知之也  
 坎血如書 申息師在商密城中故偽與二帥盟者  
 以離間城中人也故商密人懼而降子儀子邊亦  
 就擒耳傳曾不言實取析 血書蓋在商密城下  
 以為之故城中人得知之子儀子邊若在析宜在析  
 大盟則城中人焉知之即言諜知之乎則析之不取  
 亦可諜知矣是皆不通 追秦師公秦晉旋師不必同途抑下商密因二公子  
 皆是秦而晉弗與焉則楚之所讐在秦不在晉故  
 追秦師而不追晉師固其所矣非兵玉之謂



作飾辭文過也然禮懷樂崩之時是非無準而取  
舍失宜又况楚夔蠻夷之習俗不悉奉周禮豈夔  
當初嘗祀焉而此時放佚廢祀以獲罪者歟不然  
楚曲而夔直

宋以其善於晉侯春秋之時其親盟誓猶不足恃  
况贈馬在宋為先世之事不得援為證必是當時  
別有夏實也  
二十七年不廢喪紀謂會葬也以經書葬故  
使子文治兵註泥使字不可從  
蒐于被廬室蒐閱也與春蒐不相干

夏書曰賦納以言陶虞之書古皆稱夏書以其記  
于夏史之筆也賦尚書作敷陳也

二十八年不卒戍刺之刺誅殺也古不以誅為  
刑有罪之稱古之刺字即今之誅字周禮三刺  
鄭玄曰刺殺也刺字與此同但云用三刺之法則  
謬矣春秋魯之史記也當時書之亦安能使遠  
近知而信焉註亦謬  
及楚人戰于城濮凡楚事略辭皆外之也註恥敗  
杜撰魯雖嘗與楚而刺公子買之後明從晉也  
則是役晉來告必矣豈必待楚告而後書于策哉

且楚恐不必告也

晉人執衛侯稱晉人不罪晉之辭註泥甚夫傳例

豈可死守哉五年晉人執虞公當併考

救衛不克不克猶言不及也謂衛既服於晉

殺子叢以說戍衛无以與楚也今衛已背楚從晉

則子叢自不得弗引兵而還也不須召之蓋子叢

自還而殺之因罪以卒戍也

曹人兇懼兇怙同恐擾也非形容其聲

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問訪疾狀也視察疾之

輕重也之字句絕病疾篤也屬下句言傷輕不

至死者將屈法宥之也若創重不可起者將戮之

以正軍法也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巨通大也曲細小也曲

禮曲藝之曲矣曲踊小躍也距躍大踊也三百數

之多也古人語數之多曰三日十日百日千不必

拘也其實大小躍各數十耳如唐詩白髮三千

丈之類

舍我而賂齊秦其賂所以求告楚也非別項

允當則歸允當謂彼此勢力相敵不可必勝者

此三志者晉之謂矣晉正合於當難有德之語故

日晉之謂也注當用三志失語氣  
 西廣東宮 若敖之六卒 此因新益兵遂併舊兵  
 而數之以見其不衆也三者非皆新益又未詳其  
 孰爲新益也但据上文子玉帥師圍宋西廣恐其  
 所帥而若敖卒其親兵皆素從者今所新益唯東  
 宮而已 楚君多以敖爲號者恐不因葬地而爲  
 號乃地因人而名也注失原委  
 謂諸侯何 言無言以應諸侯也  
 以亢其讐 亢抗同屏禦之意 陸負山曰亢蔽也  
 讐謂宋 爲楚之讐外傳所謂未報楚惠而亢宋

者是矣  
 其衆素飽不可謂老 以其糧食豐足也與曲直別  
 再項不可混說  
 聽輿人之誦 公疑焉 偶聽輿誦耳非故意求之  
 楚據險若不可擊者而聽輿誦又似可戰者故疑  
 也  
 鞞鞞鞞 鞞鞞馬所以引車哀 二年兩鞞將絕可  
 證 在胸曰鞞  
 遂伐其木 卒伐木實用曳柴虛形不可相混  
 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 收其卒而止 六卒足以

成軍其數必多矣六卒蓋謂六部步兵也非百人為卒之卒上文註六卒為六百人蓋謬據是文中軍除六卒之外無他兵也

鄭伯傳王用平禮傳王是受獻之儀矣與下文享禮不相干用平禮句釋上文也昔文侯獻功之時鄭伯之祖武公實傳平王今鄭伯傳襄王者是循平王之故衷也再拜誓首誓留也首至地為頓而暫留為誓是盟也信盟誓之言不踐者亦多矣唯是盟也其後踐行不違故君子稱之也

甯子先華仲前驅傳遜曰甯子先入欲護救其安殺耳又曰宛濮之盟國人既已安矣註掩未備不知其所備者何也况諸侯固應有前驅不待掩未備方有也衛侯但先期而入已未見其馳驅之狀也註兩處驅字蓋由前驅句而生也不知前驅言前隊也不必馳驅風子澤風逸也不可作因風而走亾大旆之左旃合註旃大旆所係傳遜曰杜解旆前後不一弗可從獻俘授馘授如字有司相授受不直以獻廟故曰

授馘也其以數告廟自在其後

鍼莊子為坐 注所謂先驗吏卒者是考訊之術耳  
與伐君坐獄者異科此不當相援

填諸深室 擇幽深之室而寘之也非別為之

職納橐籥 亦晉人所命非甯子所自能 陸負山

曰橐以盛籥故曰橐籥 宣二年為簞食與肉寘

諸橐以與之詩載稟餼糧于橐于囊皆可微

使王狩 晉侯使王狩蓋出於無意不當作詭譎掩

醜之為其書狩而不書召王是自聖筆之權衡矣

非晉侯意所及

言非其地也 且明德也 非常狩之地云爾非有

失地之譚 晉侯無闕不當言隱 召君非禮也

然晉侯之召亦非 禮之召者所謂權也故書法

委曲矣非明黨隱蔽之類註失窾

曹伯之豎 使日以曹為解 豎小臣也不特通內

外而已 曰字元當在解下是古文之拗處

二十九年盟于翟泉 諸侯盟天子大夫禮也何

譚之有但與諸侯大夫盟為違禮耳

卿不書罪之也 在禮卿不會公侯 劉炫曰直

責其敵公侯不責其盟王人 在禮云 是釋上

文之詞非別項

三十年及公子瑕 瑕雖立踰年而不稱爵者以

成公在外故不成其為君也正與鄭子儀同

行李之往來 正義行李與行理同本多作理

賈連日理吏也

三十一年四卜郊 乃免牲 不卜常祀 牛卜日

日牲 魯之郊非禮也蓋僖公始僭之也傳以為

常祀者承流俗之謬也 春秋書郊肇于此可知

閔以前無有也 卜郊卜郊日也非卜可郊與否

若卜郊否一卜即決矣不得再瀆也今三四卜者

以下日故 禮郊牛必在滌三月是非牲而何

必卜日而後謂之牲也如月令循行犧牲雖未入

滌者亦得稱牲何必拘 傳受病全在卜日日牲

一句 是一節左氏謬誤既多不遑訂注

三十二年衛人及狄盟 盟在狄地故不地略之

也或狄中地名不明耳不必言就廬帳 陸負山

曰雍絳相去既遠秦人密謀卜偃無由得聞左氏

好采異說此等竒怪猥多未容悉辨 元凱不信

恠異則是矣無奈左氏好怪異而妄誕溢紙輒作

回護之說可憎可憾

**傳**北門之管管鎖筒也籥鎖匙也不可相混  
必有悖心悖謂背於理林註以後年滅滑為悖心  
之事得之

仲壽中壽謂五六十也是時蹇叔蓋八九十歲  
所辟風雨陵有樹木亦可以辟風雨不必委曲深  
谷也且傳文明日北陵不日南谷注謬哉

**經**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縱令不譁而賤告示可  
稱晉人註拘

乙巳公薨經十二月蓋非誤也註長曆推之乃謬  
耳

隕霜不殺霜謂歲暖霜微也下文接以李梅實可  
知其暖也周十二月今十月穀梁傳曰可殺而不

殺記異也是矣

**傳**輕而無禮無禮就輕中看出非別項註據呂氏  
春秋論卷束非

具一日之積積謂禾米菽薪也注除禾而加菜不  
曉何意

脯資餼牽資通指凡所資用者不特指糧餼牽  
是一物餼原未殺之名故字從氣

取其麋鹿言餼牽竭矣故將行也若自取其麋鹿

以伐餼率則不必行也其辭若留之者亦婉辭耳非以為行資之謂

其為死君乎資死者謂以為既死而蔑之

采薪采菲 詩傳曰葑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有時

具而美惡 杜本謬解此句乃作長曆以經十二月

葬僖公 緩作主 劉敞曰緩屬下句杜以緩屬上

句非也僖公以十二月薨明年四月葬凡五月不

得云緩 杜本謬解此句乃作長曆以經十二月

為誤又置閏于是年以合於其七月而葬之說不

亦橫乎且禮喪紀不數閏

卒哭而耐 卒哭虞後之祭名禮卒哭以前哭無時

卒哭而後唯朝夕哭故其祭曰卒哭也亦非全不

哭註虞則免喪是其家說之謬

烝嘗禘於廟 是示以新主而言語三年喪畢之後

也 春祭曰禘此指四時常祀非吉禘亦非大禘



